

過來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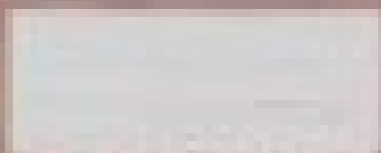
魯迅論及其他



新華書店

過來的時代

葛蘭西及其批判



過來的時代

——魯迅論及其他——

雪 峯 著



新 知 書 局

代時的來過

——魯迅論及其——

• 權 版 有 •

著者 雪

發行人 沈靜芷

發行所
新
知
書
店

香港軒輊詩道三〇四號

特約分售處 各地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

版初滬月七年五十三
版二滬月六年七十三
角六元四價定本基

(滬1001-2000)

序

一九三八至四〇年之間我在浙東，那時的金華和福建的永安等地都有相當有影響的文化工作，也有文藝雜誌，但我都沒有參加。我不過爲幾個雜誌寫過極少數的幾篇文章，也都是秉承一二個朋友的函約，卽照他們所提的問題發表一點非常一般的見解的東西。所以，所提及的問題，一方面是極原則的，一方面又爲了適合當地情形將問題竭力縮小，只能對當時那些地方關心文藝的青年們討論問題時，作爲我們的根本態度的簡略的解釋，有一點作用。不過當時在金華的荃麟兄却把它們收集起來，再加了一九三七年我在上海作的關於魯迅先生的一個演講和一篇短記，編成一個小冊子，名爲「魯迅論及其他」，收到他編輯的「充實叢書」裏去了，是一九四〇年在桂林出版的。

後來回想起來，如果當時不收集起來也就讓它們散失了就算了，因爲作爲一本書是很薄弱的。但出了書以後，却又在比較廣泛的地域留了一點痕跡，並且無論好的壞的也一樣在比較廣泛的範圍發生了一點影響罷。因爲凡是一本書，無論怎樣，既有讀者就總要發生影響

的；於是我就想到，到底可能是怎樣的影響呢？例如泛泛的原則之論，怎樣的大壞處自然是沒有的，但可能影響人也那麼泛泛地原則地看問題，這就是害處。尤其我們缺少研究實際問題和具體的文藝批評的文字，而空洞地論原則的理論文章却常常看見的時候，就更會這樣想到。自然，我當時所寫的幾篇文章，實際問題是存在的，並且也是針對着當時的文藝情形的，但我有幾篇對於問題的結論只限於原則，沒有明白的指摘文壇的實際傾向，這就減少了理論文字的尖銳性了。我現在就應該先自己指出這一點來，因為我們實踐上戰鬥這麼激烈的時代，理論文字是非常需要具體性和尖銳性的，也只有這樣纔能廣闊地把握問題。

自然，從另一方面說，我們自來從原則上的發掘也非常單薄，我們的理論還只是處理着實際的問題；但我們理論的發展就應該從現實和運動的實際問題的深入出發，為運動的實踐而戰鬥，即純理論的科學的研究亦應如此。這是我們的態度。

其次，是現在因為出版者要在上海重印，我既無力贖回版權，就把這作為一本小書的性質改變了。我刪去了一篇，原想把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寫的幾篇論文都收了進去，但大部份都再也找不到了，就只能把找到的部份中挑了三篇（一九三二年的一篇，一九三六年一篇及「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這一點陳跡）加入，改為現在這樣一個書名。在這裡也可說明

一下的，是這樣的書名分明誇大了書的內容，而我終於採用了的理由。

就是，對於過去，我以為如果要明白曾經有過一些什麼問題，我們怎樣經過來，尤其對於現在還有些怎樣的意義，原也可以從我們犯過怎樣的錯誤的事情上去得到解答的，因為錯誤也反映着過來的時代及問題的實質，而且有時還能夠得到更積極的意義。假如我們再研究我們怎樣幼稚地，怎樣勉強然而萬分勇敢地對付着問題，却也完成了歷史的戰鬥任務過來，那就同樣從否定上面也能夠肯定了我們自己。

其次，爲着工農大眾，爲着全體人民而從事着階級的，民族的革命戰鬥，無論我們在文藝上和理論上的成績都怎樣貧弱，但任務和戰線却是那麼廣大和長期；雖然現在已跨到新的時期，但只戰線與任務更加大，並非我們社會和文藝的根本任務已經過去。所以我們如果批判過去，就尤其應該肯定我們的運動以及找出問題上着眼了。

這是我的一點感想。但這當然是就整個運動說的，也只有從整個運動說，從集體的戰鬥上，一切批判就都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因此，作爲批判的材料收集過去的東西，也並非只有消極的意義；而且從我們全體說，到底是有成績的。

至於我自己，則一切都說不上，因爲我和文藝既一向是若即若離的關係，而能力更低

下，尤其寫得最少，至多算是有時被派做過革命文藝的哨兵之一罷了，因此，我的文字即作爲批判的材料也不重要，而且又沒有收到全部。但我唯一可提的一點，是我因此也同負着幼稚與錯誤的責任；而我是就我們全體說的，就是這意思。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

目 錄

序·····	一
魯迅論·····	一
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	一九
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	二七
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	三五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與文學運動·····	五五
關於「藝術大衆化」·····	六九
論典型的創造·····	八五
論形象·····	九七
文藝與政論·····	一〇七
形式問題雜記·····	一一七

民族性與民族形式……………一二三

過渡性與獨創性……………一二七

令人戰慄的性格……………一三一

魯迅論

原題「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魯迅逝世

周年紀念會上講，勞榮紀錄。

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指給我講的題目是「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我不會演說，就大概講一講我的觀點。

記得去年在萬國公墓下葬的時候，上海的一萬多羣衆曾在魯迅先生的棺上，給他蓋上了寫着「民族魂」三個字的一面大旗。這三個字，對於魯迅先生，自然非常的合適，但我覺得，這應該是中國民族的戰鬥者之魂。在我們民族中就有許多的魂，無論白天黑夜，和我們接觸着，這些在官府，在民間，在學界，在洋場，……所有可以生息得意的角落里都存在着黑暗的鬼魂，魯迅先生用了「鈎魂攝魄」的筆就給鈎畫了出來一大半，其中已經最爲大家所熟悉的是阿Q。魯迅先生和這些鬼魂搏鬥着，他不能不是中國民族中的戰鬥者之魂。

講到中國民族——是的，中國民族有牠的光明和光榮，而且在今天，不僅只少數人戰鬥着，大衆的民族的革命戰爭大大的開幕了，首先對着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勝利的代價決不是廉賤的。據我看來，魯迅先生畢生所畫的民族史圖中關於中國民族的解剖與指示，是燃起了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的火把之一，這是不用說的，但尤其還應該是保障民族革命戰爭的決定的勝利，和指示今後的民族的改造的經典罷。

中國民族，牠的死症，魯迅先生畢生所搏鬥過來的，在今天就並不能一下子從身上卸下。自然，我們是早就戰鬥起來了，站得起來了，但死症的重量，吊懸在我們民族身上，似乎比任何東西都還重。這是當然的，我們的民族，即大家所誇耀的古民族，本來已走上和有些已經滅亡的古民族一樣的滅亡的過程上，數千年的所謂亞細亞式的黑暗和野蠻的專制的統治的結果；更加以近百年的——這是歐羅巴式了罷——帝國主義的殘暴的非人的壓迫與宰割，中國民族在今天以前其實只能說一半是活着的。政治的黑暗，領土主權的喪失，固不用說，却去看看作為這些的結果的中國民族的人的素質罷，幾千年的黑暗的專制政治，和近百年的帝國主義的宰割，將中國人民摧殘，壓迫，曲折得成了怎樣的病態了。從前有一個美國傳教師，他在中國住了多年，曾列舉出了中國人的特性二十多種，而大半是壞的。但我覺得

那還是表面的，不是最深刻的觀察。魯迅先生的解剖，纔真教人戰慄。試去一看他筆下的學者，教授，國粹家，洋博士，高等華人，甚至新式的青年的「人性」罷。這是一類，對於這一類，魯迅先生的憎惡里沒有一絲的愛的成分。再試去一看那生活在這些自以爲高人一等的人們所合力維持的政治統治，生活制度，思想教育之下的小孩，女人，及農民罷。只要想一想閨土和阿Q就夠。不用說，對於祥林嫂，單四嫂子，閨土，阿Q，以至孔乙己，等等，他們從沒有從任何人那里接受過像魯迅先生所給他們那樣的深大的愛過，但閨土的麻木，阿Q的自賤賤人，孔乙己的卑污，是教人怎樣的戰慄呢。這是一類，他們的「人性」給磨折得這樣了。然而這些是結果，自然又即刻成爲原因，經了魯迅先生的指明，更教人戰慄的，却是造成這些的政治統治的黑暗兇殘，和吃人的所謂中國的文明，封建主義的文明，以及外來的征服者的殘暴，——他們就坐在這中國文明上吃着中國統治階級給他們安排好了的人肉酒筵。請看魯迅先生的指出罷，中國人民歷來究竟曾做過一天的「人」麼？他說：我們自己的統治者將自己的人民作奴隸，有時作牛馬；而對於進來的更强的征服者，中國的統治者自然自己也成爲奴隸，但他們對於自己的人民却還是「奴隸總管」，並且又是劊子手，又是給征服者安排人肉酒筵的好廚師。所以，中國民族不從推翻牠的這個征服者及給征服者辦人肉酒

筵的廚師的共同的統治着手，中國民族自然只有死滅的一條路。這就是魯迅先生以畢生之力指明出來的中國民族的衰弱史的總圖，在今天以前還沒有人給描畫過這樣的驚人和精確。這副史圖和推翻這歷史的魯迅先生所作的圖案，就成爲燃起我們民族的革命和今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的火把；但這不是說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慶賀地將牠置之高閣了。

別的且不說，魯迅先生以畢生之力作了民族史圖，和中國民族衰弱史一同，就有更鮮明的中國人民的血戰史陳列在那里。中國大衆不僅能看見自己的血和自己的戰鬥的傳統，而且要知道自己的弱點，尤其要知道在中國民族的唯一的出路中的自己的責任和自信。

在這史圖裏，我們首先就分明地看見，在征服者和給征服者辦人肉酒筵的廚師的合力統治之下，中國的民衆——奴隸，是在反叛着的，奴隸的反叛！當然大都逃不出失敗的運命。在這之下，就產生了奴隸主義和奴隸的失敗主義——阿Q主義，那精義，不過是奴隸的自欺欺人主義，阿Q的有名的精神勝利法，就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的精華。是的，阿Q本人不過是奴隸的一份子，是中國的被剝削了幾千年的農民的代表，他本人只是給人到處做短工的一個流浪的僱農；正因爲如此，倘將阿Q的自欺欺人辦法，僅僅和他自己——一個奴隸，一個做短工的人相聯結，這辦法就反而教人同情，因爲這也是一種自衛的戰術，否

則他就不能生存，而且終於不能生存。然而這是失敗後的奴隸，甚至是在做穩了奴隸之後而幸喜着，而得意着的馴服的奴才的意識，而且還說是中國文明的精華！然而奴隸是總要反叛的，也應該反叛的，失敗了，也仍應該反叛，到不是奴隸的時候爲止。不過，我們就因此知道，奴隸的被壓迫史，纔真是阿Q主義的產生史。阿Q主義也依然是血所教訓成的，依然是血的結晶。奴隸的反叛被壓平了之後，更强的征服者却進來了，我們上面已說過，這時連居在奴隸之上的奴隸壓迫者，也非成爲被征服的奴隸不可了，但他們却有合式的地位，就是：對於殘暴的征服者自然採用阿Q主義，而同時則爲虎作倀！已經同樣都是奴隸了，但仍有高低之分，一切都仍須取償於自己的民衆。爲虎作倀，——「學者」，「正人君子」們則爲虎作倀者作倀——倀是能夠站在老虎旁邊分得一杯血的。這樣，人民——奴隸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血，大肉筵宴上所吃的自然不僅只是一些羔羊，而中國民族的被征服史，纔又是阿Q主義償付更多的血的代價的歷史。我們不必去看古遠的歷史，即看百年來的歷史罷，否則就看二十年來的歷史；或者僅看近十年的歷史，恐怕還要更明白。但是，這纔真是中國的人民——奴隸的戰鬥的鮮血的史圖呢！要用血結晶成阿Q主義，非有超乎平常的大量的血不可；有阿Q主義的長遠的歷史，就非有更長遠的奴隸的血戰的歷史不可。血能夠教訓成阿Q主義，血難

道不更能夠教訓成反阿Q主義麼？魯迅先生以畢生之力作了中國民族的解剖圖，作了奴隸的被壓迫，民族的被征服的史圖，作了阿Q主義的史圖。然而魯迅先生也作了奴隸——中國大眾的血戰的鮮明的史圖。這一點是尤其應該注意的。

中國人民被壓迫了幾千年，也被異族踐踏了幾千年；然而他們也血戰了幾千年的。但是，他們仍應該知道自己的弱點，尤其必須要有最後的出路和對於這出路的自信。

於是，魯迅先生以最大的愛給予大眾，給予阿Q。然而他對阿Q的阿Q主義憤怒了，並且真的憎恨了，——這是最偉大的憤怒和憎恨！這是民族的和階級的愛！奴隸應該反抗，魯迅先生號召着，並且不但應該反抗不安穩的牛馬的運命，而且應該反抗安穩的奴隸的地位。他對人民號召着：我們應當在做穩了奴隸及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之外，爭得第三種時代，爭得「人」的地位。惟有奴隸們爭得了這地位，中國民族纔算真的從死亡的運命里脫離了出來。不用說，我們是這樣地反抗着的，戰鬥着的，而且在今天是百年以來最强大地反抗着了。但是，就應該這樣地反抗着，要堅決，要有自信。

於是，魯迅先生就不但以他的言論，以他的文學，並且以他一生所走的戰鬥的路，示給我們以中國民族的出路和對於這出路的自信。剛才，許廣平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原是信奉進

化論的，但後來他確信階級革命論了。可是，魯迅先生要有對於民族的偉大的愛，和擁有民族的戰鬥的傳統，這纔能夠達到這確信；也必然達到這確信；並且惟有達到了這確信，這纔會有對於民族的出路的決定的自信。對於我們，民族歷史的宏大的知識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對於民族的偉大的愛；可是，對於歷史的真理的到達，就增加了對於這種愛的確信，爲這種愛而戰鬥，也增加了對於自己的力量自信。在今天以前，還沒有誰在對於大眾的愛上，對歷史的透視上，像魯迅先生這樣本質的地擁有着中國民族的戰鬥的傳統的精神的罷。剛才郭沫若先生曾將魯迅先生和孔子比擬；不用說，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和戰術，都決非師承孔子，而且魯迅先生論到中國的歷史時是常抨擊儒派的，但儒派也並非全是虛僞者，例如儒派中的戰鬥者的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魯迅先生是尊敬的，也師法的。但我以爲，在中國，戰鬥的，爲大眾，爲奴隸們服役的犧牲的精神最偉大的是墨子的精神；墨子精神，在中國也還幸而未斷絕。關於墨子，魯迅先生很少論到，但在一篇歷史故事（「非攻」，收「故事新編」中）里，他是用了非常親愛的筆觸描畫了歷史上的墨子的偉大的傻子似的姿態，和他偉大的大眾愛的事業與精神了。相傳墨子又是師承禹的。——在這里，可以插一句閒話，關於禹，大家知道，我們曾有一個考據學者說並無其人，禹不過是一條蟲。比當代